

两个战地女婴的“中原突围”

■徐正玉

家风

“皮旅”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的简称,因其旅长皮定均在中原突围中的卓越指挥而载入军史。中原突围后,陈毅、粟裕在给这支部队下达作战命令时,只写“皮旅”二字,这也是“皮旅”在正式电文中的由来。这支部队经多次转隶调整,现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。

我有幸在这支部队任职。近期,组织安排我到河南、安徽、山东、陕西等“皮旅”战斗过的地方,探寻革命遗址,拍摄记录老战士、老英模的口述史资料。这期间,“皮旅”两位“战地女婴”的经历及她们背后的家国往事,令我动容。

—

1946年,国民党当局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,部署几十万兵力围攻中原解放区。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旅长皮定均、政治委员徐子荣临危受命,带领部队留下来牵制敌人,掩护主力向西转移。

在部队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后,供给部长范惠的妻子薛留柱突然感到下腹部疼痛,这是即将分娩的征兆。她被战士们用担架抬着,沿着崎岖的山路艰难行进。一声女婴的啼哭传来,新生的喜悦让人暂时忘却突围的艰险。有人提议:“为了纪念中原突围,给孩子取名‘中原’吧?”范惠夫妇表示赞同:“就叫‘中原’,让这个丫头永远记住咱部队的根!”

分娩后的薛留柱,还身患其他疾病。她被战士们抬着走,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部队刚到达磨子潭时,敌人穷追不舍,天又下大雨,河水急涨,处境十分危险。为了不影响行军,范惠夫妇反复考虑,决定把女儿寄养在一个船工家里。离开前,薛留柱一遍遍地亲吻女儿,不停地说:“中原,我们一定会回来的,一定会回来的……”

范中原出生3天后,3团参谋长青雄虎的妻子何济华,也面临分娩。2团与敌人先交上了火,炮火连天、杀声动地。当时,敌人占据火力优势。皮定均



范中原(左图受访者)与青突突(右图)受邀参加纪念“皮旅”组建80周年活动。

进行战地动员:“同志们,青参谋长的家属正在生孩子。为了下一代,我们一定要再坚持半小时,坚决打败敌人!”就是这半小时,部队成功摆脱敌人堵截。

“好消息,青风岭歼灭了敌人1个连,残余敌人逃跑啦!”听到胜利喜讯,何济华激动不已:“这枪声似鞭炮,炮声像锣鼓,不正是在庆祝我家小宝宝的出生吗?”

几天后,皮定均抱着这个孩子亲了亲,动情地说:“这孩子是在战火中诞生的革命下一代啊,就叫‘突突’吧,象征我们突围一定能够取得胜利!”

二

青突突一生下来,就经历了战火的洗礼。当天晚上,狂风骤雨,磨子潭旁的淠河水位暴涨。部队刚开始渡河,敌人就赶来了,还占领了对岸山头,枪林弹雨猛烈袭来。战士熊锦玉背着青突突冒死泅渡淠河。“嗖!”一发子弹突然打穿青突突的包裹被,所幸她没有被击中。这一路,枪炮声震耳欲聋,可青突突没有哭。她被抱着忍饥挨饿急行军,和官兵一起跨越皖中平原,成功到达苏皖解放区。

“铁流千里,雄风浩荡,钢铁的队伍锐不可当……”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,“皮旅”这支钢铁队伍,连续行军24昼夜,经过大小23次激战,行程1500余里,完成掩护主力突围的艰巨任务,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范惠担任原总后勤部财务部长。他多次寻找女儿范中原的下落,均未果。

“不能丢失每一颗革命的种子!”时任磨子潭水库修建总指挥郑向生,根据范惠画的寄养位置图,顺藤摸瓜,终于找到一丝线索。在“皮旅”走后,敌人重新占领了磨子潭,并大肆宣扬:“谁抚养共产党的子女,就要杀全家!”在一片白色恐怖中,船工将范中原放在路边,她被路人抱走了。在后来的40多天里,范中原先后被2个县的8户人家收养,最终被安徽岳西县的养父汪宗南收留,并为她起名汪兰香。

1974年夏,范惠夫妇找到女儿时,范中原已28岁,是4个孩子的母亲了。当一家人相拥,积攒多年的思念化作决堤的泪水……

三

在安徽岳西和河北石家庄,我拜访了范中原和青突突两位老人。范中原的儿媳告诉我:“老人一辈子没有头发。”因为范中原先后被8户人家收养,她不止一次被放在路边,头发毛囊被虫子吃掉了……直到被生父找到后,范中原才第一次戴上假发。

让我钦佩的,还有革命先辈不谋私利、心怀国家的动人家风。有人曾向范惠提议,把范中原接到北京并安排工作。范惠意味深长地说:“中原长在大别

山,就让她留在大别山吧。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。我们家有参军的,有当工人的,就是没有农民,她当农民也挺好。”上世纪90年代,当地政府想要特别关照范中原,被她婉拒了。那天,我问范中原老人为什么拒绝?老人说:“为了革命胜利,父母把我留在老乡家里,实在是没有办法,我能理解他们。作为革命后代,我不能搞特殊。”

在青突突的家里,她给我看了她父亲青雄虎的遗书:“恨病魔夺我生命太早,尚未实现我统一祖国的意愿,深感遗憾。请将骨灰撒在长江,流入东南。”青突突含泪说:“平时在家里,从没有见过父亲哭。但他在去世前,谈到平生夙愿没有完成,几次流泪泪。”受父亲影响,青突突兄妹三人也提前写下遗愿,去世后把骨灰撒向东南……

去年9月,单位组织纪念“皮旅”组建80周年活动,邀请范中原和青突突两位老人前来参加。这是两位战地女婴第一次见面。两位老人的名字合起来,就是“中原突围”。她们在台上相见的那一刻,时光仿若倒流,峥嵘岁月扑面而来。

“八月桂花遍地开,鲜红的旗帜竖起来,张灯又结彩呀,张灯又结彩呀,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……”在纪念活动中,歌曲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萦绕在我耳旁。当年,“皮旅”先辈们就是唱着这样的战歌踏上征程、走向胜利。他们留下的战斗故事和家国情怀,值得每一个后辈弘扬和珍藏。

家庭秀

像朵小小的云
我喜欢降落在你们身旁
我是树叶上
快乐的蝴蝶啊
一次次伸展
爸爸妈妈送给我的翅膀
一起飞吧
像蒲公英那样
迎着来自远山的光芒
变亮变轻
变成夏夜的
漫天星光

李李志配文

定格

近日,武警云南总队某干部唐利双的妻子带着女儿来队探亲。图为一家三口散步的场景。

胡星摄



说句心里话

那天,父亲打来电话时,我正在营院里跑步。我的目光扫过手机屏幕,心中闪过一丝犹豫,按下了接听键。

“干啥呢?”父亲问。

“锻炼呢!”我回答。

“还好吗?”

“挺好的。”

简单寒暄几句,父亲并没有要结束通话的意思。以往我们父子每次通话仅有两三分钟,我断定这次时间也不会太长。想到这里,我调整呼吸加快步伐,以此传递出“我现在很忙”的信号。

沉默,是我和父亲相处中常见的情景。18岁那年,我踏上从军路。离家那天,天刚蒙蒙亮,父母一起送我去车站。十几里的山路,母亲一路叮嘱,父亲一路沉默。他用手扶着扛在肩上的蛇皮袋,步伐矫健地走在我母亲的身旁。从那时起,仿佛就开始了我和父亲——两个男人之间,简单而沉默的相处模式。我们1个月左右打一次电话,往往简单说几句就挂断了。

父亲提出一个要求

■洪静山

“我能提一个要求吗?”电话那头,父亲欲言又止。

我还没来得及回答,父亲的声音又传来:“我老了,能不能每周给我打一个电话?”

父亲的语气听起来如释重负。看来,这句话藏在他心底已经很久了。父亲这句话,说是要求,更像请求,犹如一股电流,击穿了我的心。

那夜,我久久不能入睡。父亲年近古稀,而我每隔很久才能回家看望他一次。我们父子之间交流太少了。

父亲年轻时是一名乡村教师。他的工资微薄,为了供我们兄妹4人上大学,付出了很多心血,种田、打零工、养猪、卖鱼虾……家里常凑不齐我们的学费,父亲不得不到处借钱。有亲戚劝父

亲,让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别上学了,早点工作赚钱,帮家里减轻负担。父亲果断拒绝。当然,这些事都是母亲给我讲的。一向要强的父亲,总是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担。母亲还说,我在部队给她打来电话,父亲总是在一旁静静地听着,事后还要详细询问一番。

我从没觉得父亲老了,抑或是心里不愿承认他老了。当父亲说出“我老了”时,我才想起前段时间视频通话时,看到他的胡茬白了,眼角皱纹也深了。就连和我说话,他似乎都变得小心翼翼,唯恐哪句话说错了。近几年,母亲在外地帮弟弟带孩子,父亲独自守着家。我理解他为什么提出这个要求。

此后,我把周六晚上固定为和父母

家人

“为什么别人的妈妈很少出差,你却总是出差呀?”那天,听着电话那头小女儿委屈的声音,我一时语塞。这时,话筒里传来丈夫李大勇的声音:“孩子我来哄,你先去忙吧。”

通话结束后,我立马投入工作中。作为某项工作的负责人,我需要辗转很多气候极端地区,出差是家常便饭。正是有大勇的理解和支持,我才能心无旁骛地开展工

我和大勇的故事始于军营。大学毕业后,我投身军营,认识了同样从事该项工作的他。那时,工作条件比现在艰苦得多,哪里有什么任务,大勇就赶到哪里,可我从没听他有过抱怨。他身上这股雷厉风行、不辞辛苦的劲头,深深打动了。我俩相知相恋,走入婚姻殿堂。

婚后,我们聚少离多。大勇长期出差在外。我体谅他工作的特殊性,一边工作,一边打理好我们的小家。后来,因任务变化和分工调整,大勇渐渐转向后方,而我的岗位调整到一线。这种变化,给我们的小家带来不小的挑战。那时,大儿子刚刚断奶,天天哭着找妈妈。大勇下班后,不仅要安抚孩子,还要时不时对我进行“远程指导”。有他在,我的后顾之忧之忱减少了很多。

记得某次任务,我工作到凌晨4点。任务结束后,我拍下一张繁星满天的夜空照片发给了大勇。他竟然第一时间回复我:“你在最美的风景里,做最光荣的事。”后来,我才知道,那天小女儿发烧了,大勇一个人在医院里跑前跑后忙了半宿,却对我只字未提。

在大勇的支持下,我陪着他曾经走过

默契同行

■王妍慧

的足迹,先后主持完成10余项重大任务。

这些年,对于家庭,我一直心存歉疚。和家人视频时,看着孩子抱着我的睡衣入睡,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大勇反倒安慰我:“孩子觉得你是最勇敢、最帅气的妈妈,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。”多年高强度的工作,我的身体患上一些疾病。每次出差前,大勇都要仔细帮我检查药物是否准备充足,并在药盒上标记好服药时间。“家里有我在,你放心去就行。”这是 he 常说的一句话。

大勇总说,我经历的他都经历过,我的不易他比谁都清楚。长久以来,我们形成了一种默契,不需要说“亏欠”,也能感同身受地为对方着想。有时候,他一个眼神、一句鼓励,便让我足够安心在外工作。我想,我们之间这份默契,会支撑我走得更远……

酱豆传情

■冯要博

情到深处

2018年的一个夏日,我在高原上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快递。装快递的纸箱已被压坏了,里面是一个用保鲜膜紧紧包裹的玻璃罐,装着姥姥做的酱豆(一种用黄豆、西瓜、辣椒熬制的酱)。我之前给姥姥打电话时,无意中提到想吃酱豆了,姥姥便记在了心里。通话结束后,她立刻炒了一锅,让妈妈寄给我。

玻璃罐里的酱豆,满得快要溢出来了。微微发黄的葱花,嵌在棕红色的酱里,香味扑鼻。我舀了一点酱放进嘴里,微辣中带着淡淡的甜。家乡的美味像一把钥匙,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

因为父母工作忙,我从小是跟着姥姥长大的。我最爱吃姥姥炒的酱豆。只需往锅里加入少许油、葱花,再放入酱豆翻炒,很快就飘出沁人心脾的香气。冒着热气的酱豆就着刚蒸好的大馒头吃,更是美味至极。

入伍前,姥姥一遍遍嘱咐我一定要跟战友们处好关系,遇事要冷静,要好好吃饭,注意身体……生怕漏掉什么。她把我从小照看到大,时间久了,替我操心已成习惯。姥姥不识字,大半辈子都待在农村,对外面的世界又能知道多少呢?可当我要离开家乡,去一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,她一定要把自己知道的道理,尽可能地都教给我……

在新兵连过的那个除夕夜,我同姥姥视频通话。电话那头,她正在厨房里烧柴火。灶膛里燃烧的火焰,把她的脸照得通红。不知怎的,看到她的一瞬间,我心中的思念突然化作泪水落下来。

带着姥姥的挂念与期盼,我考上了军校,毕业后回到基层部队,也组建了小家。有一年休假,我带着妻子去看望姥姥。听说我们要回来,姥姥早早打电话问我们几点到,想吃啥。我一股脑儿说了几个心心念念的菜,想让妻子也尝一尝姥姥的手艺。没想到,那天航班晚点了,我们到家时已是晚上10点多。刚走进院子里,就听到屋里传来姥姥的声音:“小博回来啦?”我应了一声,加快脚步朝屋里走

去。姥姥也朝我们迎面走来,一边招呼我们,一边又转身去厨房端饭菜。吃饭时,姥姥拉着妻子的手,一个劲地关心她一路累不累,平时工作辛不辛苦。第二天一早,姥姥天不亮就起来,给我们张罗早饭。熬八宝粥、蒸水烙馍、炒土豆丝,再炒上一碟酱豆。下午,她又买回了肉,说晚上包饺子吃。自从当兵后,我有好几年没跟姥姥一起包过饺子了。和面、调馅、擀面皮,姥姥在厨房里有条不紊地忙活着。我想帮忙却插不上手,只能先摆好桌凳,等着和姥姥一起包饺子。

包饺子时,我突然奇想,把饺子皮扯大一点,包了一个小笼包。看我两三下就“转”出一个包子,姥姥惊讶不已:“小博会包包子啦?”

“在入武部队前训练时,要出公差包包子。我想着正好可以学一学,就报了名。我们总共7个人,一下午包了1000多个包子,想学不会都难呢!”我给姥姥讲述着。她好奇地问:“包那么多,你们能吃完吗?”我告诉姥姥,包子都被战友们一扫而空啦。姥姥笑着说:“孩子们训练任务重,胃口好!能吃好啊,吃饱不想家!”

我接着说:“过年时,大家一起包饺子。战友来自全国各地,包的饺子也五花八门。擀面杖不够,饺子皮供不应求,大家还用饮料瓶擀呢。”姥姥听了直笑。我告诉姥姥,大家对饺子的叫法不一样,一到包饺子时,非得热闹地“吵”上一通。我还把在部队学的“柳叶”饺子的包法教给姥姥。她看一次就会了,包得有模有样。

“姥姥,还记得您给我寄的那瓶酱豆吗?”我对姥姥说,“我把它拿到食堂,让战友们就着馒头吃,没几顿就被大家吃完了!”

“只要你们爱吃,姥姥再给你们做。”听到酱豆这么受欢迎,姥姥乐得合不拢嘴。

此后一到夏天,姥姥都会做一坛酱豆。不久前,她打电话告诉我:“等酱豆做好了,姥姥再给你寄些。”

我本想拒绝,不想让姥姥太劳累,可我知道她肯定会坚持,只好答应下来。其实,我怎会不想再尝尝姥姥做的美味呢?那是一份跨越千里的美味,更是深藏在姥姥心底的爱。



茅文宽绘